

郭沫若与“立修同志”

■湖北荆州 朱匡杰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文学家,同时,他的书法水平也很高。1949年后是郭沫若的创作高峰,他为全国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了许多作品。

有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郭沫若书法艺术的成熟期,其个人风格更趋强烈,创作也非常多,而毛泽东诗词就是郭沫若书法成熟期作品中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

2019年12月,北京荣宝拍卖了一件郭沫若1967年所作《行草毛主席诗词》(图1),共计28页,其中包括了《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毛主席诗词。该拍品的成交价高达4025万元。

在中国嘉德2013秋拍中,“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的“柳湜于立修珍藏”专场中,也曾经推出了一件郭沫若《行书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册页,二十八开,当时评价为“至为罕见”,同为郭沫若1967年所作,成交价为1426万元。两者应为同一件作品。

郭沫若1967年所作《行草毛主席诗词》,有款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为立修同志书

此。鼎堂。”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款识背后的事。

郭沫若,字鼎堂。那么立修同志是谁呢?

2013年,这件拍品出现在“柳湜于立修珍藏”中,立修,便是于立修。

于立修是郭沫若妻子于立群的妹妹,排行老七。当年,郭沫若和于立群在桂林的时候见到了她。郭庶英在《我的父亲郭沫若》中写道:“在桂林,她(于立群)在难民队伍中找到了从长沙大火逃难出来的母亲岑蕴文和七妹于立修,两年后母亲和父亲通过周伯伯送外婆去了延安,那大概是1941年;七姨(指于立修)先加入了孩子剧团……”

在这件作品最后,郭沫若也写道“立修同志之名本诸《离骚》:‘恐修名之不立’。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初期军次桂林时,由余所代取。”由此可知,在桂林初次见到于立群七妹之时,郭沫若为她取名寓意十分美好的“立修”。

之后,于立修加入了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是“七七事变”后,上海沪东临青中学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的一个孩子歌咏队,后来发展起来。因为战乱,孩子剧团奉郭沫若(时任主管文艺的第三厅厅长)之命,先



图1 郭沫若1967年所作《行草毛主席诗词》

行撤往桂林。于立修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在桂林加入了孩子剧团。1941年,一部分团员被送往延安学习,于立修就是其中一位。1942年孩子剧团被迫解散。

在郭沫若《行草毛主席诗词》最后,还有这样一段话:

近年来因现代修正主义出现,每被简称为“修”,因而修字顿含

恶意,势必非改不可。商酌久之,迄未决定,今日立修来访,将所写主席诗词赠之。立群同志建议:“可改为立新。”甚为妥帖,盖取树立新功之意也。因述此意以为跋。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郭沫若。

里面讲到了立修来访,郭沫若赠之以“主席诗词”,而且因为“修字顿含恶意”,于立群建议改为“立新”,郭沫若也

表示赞同。

同样亮相于“柳湜于立修珍藏”专场的1963年所作行书·隶书立轴(图2),也是郭沫若赠与于立修的作品,其内容是郭沫若1963年访问桂林赋诗之一。上面有题识:“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晨,题赠立修同志。循立群意也。郭沫若。”可见,郭氏夫妇和于立修的感情十分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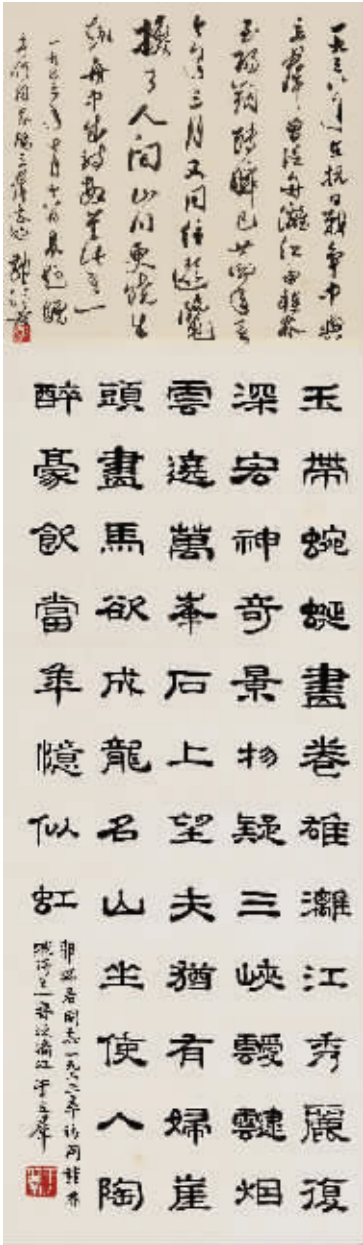


图2 郭沫若1963年作行书·隶书

怀念“青花王子”张浦生

■浙江金华 曹兆燎

那是在2008年7月4日的午后,我在金华酒坊巷28号古玩店门口洗瓷片,金华收藏协会的王旭平陪着一位贵客来到店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青花王子——张浦生先生。

见到他来,我立马把他请到堂前,为他吹风挪凳、泡茶。也许有人会问我怎么认识张先生的?我和胞弟兆浦自幼爱好收藏,喜欢读书。从订了数年的《收藏》《收藏快报》《东方收藏》等书刊中了解到张先生的事迹。初次相会时,他一米八五以上的身高,显然超乎了我的想象,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他原先为南博的仓管员,后被下放蹲牛棚,仍不忘带上一大箱瓷片,硬是从捂摸瓷片中练就了一双鉴定古陶瓷的火眼金睛。他的事迹对我们兄弟鼓舞至深,我们兄弟都有他的专著《青花瓷器鉴定》,视为我们学习鉴定青花瓷的“圣经”。那天他还给我们

在他的专著上留下了墨宝。

金华夏天有火炉城之称,张先生不顾天热体乏,顾不上喝茶、聊天,就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们兄弟有很多瓷片,我是来你店看标本的。”说完就蹲下身从我洗好的瓷片中翻检,并给我们讲解一些基本特点。当他了解到我们好多精美的瓷片都是在金华出土时,我发现他的神情既惊奇又兴奋。叮嘱我们一定要做好出土地点、土层的原始记录,并鼓励我们兄弟要多写文章,不要刻意追求文章的短长。尽管当时店里开着电风扇,我爱人在身边不停地挥舞着麦秆扇,汗水还是湿透了张先生的前胸后背。陪同的王旭平看在眼里,觉得过意不去,不停地催张先生起身到他的空调房里去。张先生极不情愿地起身,边走边看,当他看到我柜内有一块手掌大的北宋执壶瓷片时,抓在手中反复观看,眼睛都不眨一下;对我们介绍说,这个月白釉色学界称之为“龙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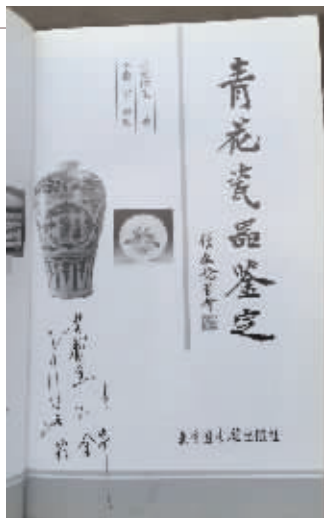
秘”,为五代、北宋之间龙泉村窑的产品。经他一点,我们终于弄清了这瓷片的身世。一直以来都认为,张先生为青花而生,他因青花而成名。看到他研究的触角还延伸到青花以外时,我们很是意外,当然也拨动了我们兴奋的神经。我从楼上捧出平时不轻易示人的唐代青瓷执壶;都说好东西可以抗疲劳,可以留住识货者的脚步。张先生又坐回到还有余热的凳上,从盖及底,从流到把,从肩至腹,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以商量的口气问我们可不可以让他和这唐壶合个影,那急切的眼神让我们受宠若惊,呆呆地站在那儿。见此,他主动邀请我们兄弟手捧唐壶与他合影。遗憾的是照片今已散失。

之后,张先生就从这把唐壶说起,给我们介绍唐代各个时期瓷器特征的变化,使我们知道了大唐时期不光仕女以肥为美,瓷器有时期也以肥为美。并把唐代越窑、婺州窑、宣

州窑的特点结合我们的实物标本的对比,使我们学到了书本中讲不到的内容。

张先生建议我们兄弟收藏、研究古陶瓷尽量做到宁精勿普,精整最好,精残亦要关注,有时代特征的精片也不要放过。鼓励我们对捡瓷片这活动要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并告诉我们南京的“瓷片族”搞得风生水起,很出色,研究雅集走在全国的前面。经他一说,南京“瓷片族”的概念在我们脑海里扎了根。

王旭平见张先生在我店里对瓷器分析得细致入微,讲得头头是道,急不可待地把张先生请回到他的空调房;茶也顾不上,便从柜里捧出他收藏多年的清三代一尺盘(直径33厘米),足足有四十多只,张先生也顾不上休息,每一只青花盘都上手,并逐一讲解,使我们和王旭平明白了青花盘里大有文章。张先生从中挑出一些顺治、崇祯时期的产物,见我们不



张浦生为作者签名的《青花瓷器鉴定》

解,他从乾隆时期的青花发色、胎土和雍正乃至康熙时期的区别;通过对比把顺治、崇祯两期青花区别开,这也许是他的至理名言,看青花要“一看青,二看花(画)”吧。

欣逢开平之世,以瓷结善缘。能近距离得到张先生垂教,三生有幸,终身难忘。庚子非常时期,惊闻先生仙逝,感慨良多,作文以示怀念。